

ONE HUNDRED OF
WORLD LITERATURE CLASSICS

世界文学名著百部

人间

(苏联)高尔基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战争与和平

[俄]托尔斯泰 著
郭智蓝 译

(上)



中国戏剧出版社

责任编辑:郭媛媛

世界文学名著百部

石宗宾主编

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海淀区北三环西路大钟寺南村甲 81 号)

(邮政编码:100086)

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经销

北京振兴源印务有限公司 印刷

850 × 1168 毫米 1/32 开本

2002 年 6 月第 1 版

200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 - 500

ISBN 7-104-01558-2/I · 636

定价:9666.00 元

世界文学名著百部



责任编辑：郭媛媛

ISBN 7-104-01558-2



9 787104 015581 >

ISBN 7-104-01558-2/I·63

定价：9666.00 元



前 言

高尔基，俄国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，原姓彼什柯夫，名叫阿列克塞，父名马克西莫维奇，马克西姆·高尔基是他的笔名，俄文意思是“最大的痛苦”；高尔基第一次使用这个笔名是在他二十四岁的时候，主要是想用这个笔名来概括自己的童年时代和少年时代。

一八六八年三月二十八日高尔基生于俄罗斯中部的尼日尼·诺夫戈罗德城（一九三二年改名高尔基城）一个木匠家里，四岁丧父，十岁丧母，他在外祖父家度过了自己的童年。由于外祖父的破产，从十一岁开始，他开始了漫长而艰苦的流浪生活，当过轮船上洗碗师傅的助手、扫院人、守夜人、面包师、铁路上的司磅员，等等；这种艰苦的生活不但使高尔基得到了锻炼，而且，使他的社会生活经验也大为丰富；长期同从事各种行业的劳动者生活在一起，他深刻地体验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感情。这一切都为高尔基日后的文学活动打下了良好的基础。

高尔基十六岁的时候来到喀山，开始接近当地倾向革命的知识分子，阅读马克思主义的书籍，努力自学，读了大量俄国的和外国的古典文学作品，完全把他未能在学校里得到的教育补上了。因此高尔基后来把他在喀山的这段时期称为“我的大学”。



人 间

一八九二年高尔基发表了短篇小说《马卡尔·楚德拉》，开始了文学活动。然而高尔基的革命活动比他的文学活动开始得更早。一八八九年，他因为在伏尔加河沿岸的农民中间进行革命宣传第一次被捕，从此之后被捕便成了家常便饭。一九〇七年五月，高尔基去伦敦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（共产党的前身）第五次代表大会，与列宁相识，此后两人便一直保持着书信联系。列宁十分关心高尔基的创作活动，并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给了高尔基巨大的影响和帮助。十月革命胜利后，高尔基不但在文学创作方面十分努力，写了许多优秀的小说、剧本、文学论文、政论、特写、回忆录等，而且担负了繁重的社会活动，为社会主义文化的建设付出了全部精力。直到一九三六年六月十八日与世长辞。

高尔基开始写自传体小说三部曲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夜，先后写了好多年：一九一三年发表《童年》；一九一六年《人间》跟着问世；一九二三年出版了《我的大学》。

自传体小说三部曲开始写的时候，高尔基已经成为了一个积极参加解放斗争的革命家，是一个写出了《三人》、《福玛·高尔杰耶夫》、《母亲》、《奥古洛夫镇》、《意大利童话》这些辉煌作品的语言艺术家。作者在这三部曲里，用圆熟的笔触描写了自己幼年、少年和青年时代的生活。他通过亲身体验的生活经验，反映了当时俄国社会生活的一些典型特征，特别是描绘了当时俄国小市民阶层的真实生动的风俗人情。

《人间》是自传体小说三部曲的第二部。它始写于一九一四年。其中第一、五、七、九、二十等五章，曾先后在一九一五年十一月一日、八日、十五日、二十九日及十二月六日各期《俄罗斯言论》报发表。一九一六年，全部连载在《编年史》



杂志上。后来就先交柏林拉迪日尼科夫出版社出版单行本。

《人间》不仅是作者童年时代的自传，不仅是一个少年的生活史，而且也是一个时代的艺术性的史册，反映了俄国工业资本主义成长引起的小资产阶级手工业的瓦解过程。阿辽沙的外祖父卡什林一家的破产，就是俄国七十至八十年代的真实写照。

《人间》充满着作者少年时代的很多插话，显示出他对自己所描写的事物的看法。通过阿辽沙，也通过作者本人，这部小说仿佛是对一个少年对生活观察的总结，叙述这些观察怎样构成他去和不公平现象斗争的意志。小说描述了普通俄国人的困苦生活和他们日常的苦闷，显示出这个少年对这种生活的反抗情绪越来越强烈了。从而创造出一个能干、求知欲很强的少年的活生生的形象。

书中真实地描写了人民下层的严峻的、阴暗的生活，也描述这个来自下层的少年建立了自己初步的世界观。

这部自传小说获得了进步的社会活动家的好评。亚美尼亚作家希尔万扎杰认为这部小说具有全人类的意义。他在高尔基的信中说：“在我看来，整个作品是俄罗斯人民的生活和它的苦闷的象征。不仅对于俄罗斯人民，而且对世界各族人民具有同样的意义。我不是俄罗斯人，是亚美尼亚人，出生和生活都与俄罗斯的生活相距甚远，然而您所描写的一切好象是我的民族的生活，是那样亲切。请您相信吧，来自人民或了解自己人民的生活的法国的、英国的以及其他民族的作家，都会这样向您说的。这全人类的意义是您的伟大的著作主要的成就。“迷人的生命力”是《人间》这部著作的另一主要成熟。

德国女革命家卢森堡在《俄罗斯文学的精神》一文中，对



人 间

高尔基的自传小说也进行了热情洋溢地赞扬：“这个孩子已经象被追迫的幼狼一样吼叫，向命运龇露自己尖利的牙齿。这样的童年——充满贫困、痛苦、屈辱，怀着怀疑的感情，飘泊流浪，接近社会的残渣——包含着当代无产阶级生活所有一切典型的特征。只有读过高尔基的回忆，才能衡量和珍视他的惊人的历程——从社会的下层上升到当代文化修养、天才的艺术和科学的世界观的峰顶。在这方面，高尔基个人的命运，可以说是作为阶级的俄国无产阶级的象征——俄国无产阶级虽然表面上是没有文化的，粗野的，但是在沙皇俄国经受了严酷的斗争的考验，因而在惊人的短促时期——二十年内，成熟为历史的积极力量。”



我来到人间，在本城^①大街上一家“时式鞋店”里做一名“学徒。”

我的老板是一个身材又小又圆的矮子。他脸色黑红，皮肤粗糙，牙齿发绿，眼睛是很淡的污泥的那种颜色。我觉得他是个瞎子。我想肯定这一点，就不住地做鬼脸。

“别做怪相，”他轻声而又严厉地说。

这对污浊的眼睛居然看见我了，这是使人不愉快的。我就不相信这对眼睛能看见人。也许老板只是猜出来我在做鬼脸吧？

“我已经说过，不要做怪相，”他教训道，声音越发低了，他的厚嘴唇几乎没动。

“别抓挠你的手，”他那干巴巴的低语声爬到我这边来。“你如今是在城里大街上头一流商店里做事，这得记住！学徒应当在店门口那儿站着不动，好比一尊雕像……”

我不懂什么叫做雕像，我也不能不抓挠我的手。我这两只手，一直到胳膊肘那儿，布满了红斑和烂疮，疥癣虫咬得我难忍难熬。

“你在家干什么活？”老板瞅着我的手，问道。

^① 指尼日尼·诺甫哥罗德城，现改称高尔基市。——译者注。



我讲了一讲，他就摇着他那贴满了灰色头发的圆脑袋，盛气凌人地说：

“捡破烂，比要饭都不如，比偷东西都不如。”

我就有点自豪地声明说：

“要知道，我也偷过东西呢。”

一听这话，他就伸出两只手来往一张斜面办公桌上按，仿佛一只猫往前伸出两个爪子似的。他惊恐地睁大他那对空虚的眼睛，瞧着我的脸，声音低哑地说：

“什么？你怎么还偷过东西？”

我就把这件事解释了一下^①。

“哦，我们不来计较这些小事。不过，要是你在我这儿偷鞋或者偷钱，我就要把你送进监牢里去，一直把你关到长大成人……”

他是平心静气地讲这些话的，我却吓了一跳，也就越发不喜欢他了。

在这个鞋店里做生意的除了老板以外，还有我的表哥，亚科甫的萨沙^②。另外还有一个大店员，那是一个伶牙俐齿、很会兜揽生意、脸颊绯红的人。萨沙穿一件褪成棕色的小礼服，戴着衬胸，扎着领结，散着裤腿。他态度高傲，不把我放在眼里。

我的外祖父领我来见老板的时候，还要求萨沙帮助我教我做事。萨沙却大模大样地皱起眉头，警告说：

“要叫他听我的话！”

① 高尔基小时候捡破烂，由于生计所迫而同一些小伙伴合偷过一些旧木板。见高尔基著的《童年》。——译者注。

② 高尔基的二舅亚科甫·卡什林的儿子。——译者注。



外祖父就伸出一只手来按在我的头上，硬要我弯一下脖子。

“你要听他的话。不管是论年纪还是论职位，他都比你大。”

萨沙瞪大眼睛，教训我说：

“你要记住外公说的话！”

于是他从头一天起就开始热心地利用他这种高我一等的地位。

“卡什林，别瞪起眼珠子，”老板常这样说他。

“我没瞪眼，老板，”萨沙回答说，低下头。可是老板不放过他：

“你别拉长了脸，买主们会把你当成一头公山羊^①了……”

大店员就恭恭敬敬地陪着笑脸，老板难看地咧开嘴巴。萨沙却涨得满脸发紫，躲到柜台后面去了。

我不喜欢这类话，有许许多多的字眼我都听不懂。有的时候我觉得这些人说的是外国话。

每逢一个女顾客走进门来，老板就把他的手从衣袋里抽出来，摸着他的唇髭，脸上装出一副甜蜜蜜的笑容。这种笑容弄得他满脸都是皱纹，却没有改变他那瞎眼的模样。大店员把他的两个胳膊肘紧紧地贴在腰上，挺直身子，让他那两只手毕恭毕敬地悬在半空中。萨沙惊慌地不住眨眼，为的是极力掩盖他那对爆眼睛。我呢，站在店门那儿，偷偷地抓挠我的手，注意看他们做生意的规矩。

① 在俄国的粗话里，“公山羊”含有“色鬼”的意思。——译者注。



大店员在女顾客面前跪下去，给她试鞋，他的手指头怪模怪样地张开来。他的手颤颤巍巍，极其小心地碰到那个女人的脚，仿佛深怕把那只脚碰断了似的。其实，那只脚肥得很，活象一个倒放着的歪脖子酒瓶。

有一回，一个太太不住地抖动她的脚，缩起身子，说：

“哎哟，您搔得我好痒啊……”

“这是为要顾到礼貌，太太，”大店员热心地赶快解释说。

瞧着他对女顾客的那种肉麻样子，怪可笑的。我为了不笑出声来，就扭过脸去对着店门的玻璃。可是我又忍不住想观察他做生意的样子，店员的那一套手法引得我太开心了。同时我又暗想：我是永世也学不会这么有礼貌地张开我的手指头，这么灵巧地给别人的脚穿上鞋去的。

常常，老板走出店堂，到柜台后面的一个小房间里去，而且把萨沙也叫去，单留下大店员一个人同那个女顾客周旋。有一回，他的手摸过一个棕红色头发的女人的脚以后，他就把他这只手的几个手指头捏成一小撮，送到嘴边去吻了一下。

“哟，”那个女人惊叹道，“您可真是调皮！”

可是他鼓起腮帮子，使劲发出亲吻的声音：

“啧啧！”

看到这儿，我就哈哈大笑，笑得我深怕倒在地下，就伸出手去揪住门柄，结果店门开了，我一头撞在玻璃上，把玻璃碰掉了。大店员就不住地对我跺脚，老板伸出他那戴着大金戒指的手指头敲我的脑袋，萨沙也动手拧我的耳朵。傍晚我们同路回到老板家里去的时候，萨沙严厉地教训我说：

“你干出这种事来，人家会把你赶走的！哼，这有什么可笑的呢？”



• 他还解释说：要是那个店员博得太太们的欢心，铺子里的买卖就会兴隆些。

“就算这个太太不需要买鞋吧，可是单为了看一眼这个招人喜欢的店员，她也会来一趟，另外多买上一双鞋的。你就这么不懂事！简直为你操够了心……”

这话惹得我恼气：谁也没有为我操过心，尤其是他。

每天早晨，厨娘，这个有病的、脾气大的女人，总是在叫醒萨沙的前一个钟头就把我叫醒。我就刷干净老板一家人、大店员、萨沙的鞋和衣服，烧茶饮，给所有的炉子送柴禾去，洗干净装午饭用的提盒。到了商店里，我就扫地，掸灰尘，准备茶水，给顾客们送货，到老板家里去取午饭。在这种时候我的守门的职务就由萨沙担任，他认为这有损于他的尊严，就骂我说：

“笨货！叫人家替你干活……”

我觉得这儿沉闷乏味。我过惯了独立不羁的生活，过惯了那种从早到晚在库纳维诺^①的沙土铺成的街道上，在混浊的奥卡河的岸上，在野外，在树林里的生活。这儿没有我的外祖母，没有我的同伴，没有一个可以谈一谈话的人。同时在这儿，生活向我露出了它那鄙陋虚伪的内情，惹得我气愤。

女顾客什么东西也没买就走掉，这是常有的事。可是他们三个人却觉得受了委屈。老板立刻收敛他那副甜蜜蜜的笑容，下命令说：

“卡什林，把货收起来！”

随后他就骂道：

① 尼日尼城的郊区，高尔基的外祖父的家在那里。——译者注。



“嘿，这头猪，闯到这儿来了！这个蠢娘们儿在家里坐得无聊了，就出来逛商店。你要是我的老婆呀，我早就给你点厉害看看了……”

他的老婆生得干瘪，黑眼睛，大鼻子，动不动就对他跺脚，叫骂，就象对待仆人一样。

往往，他们对于一个熟识的女顾客谦恭地鞠躬，说出种种殷勤的话，把她送走以后，就纷纷用肮脏无耻的话数落她，惹得我恨不能跑到街上去，追上那个女人，把他们数落她的话统统告诉她才好。

当然，我知道人们一般说来都是互相在背后说坏话的。可是这几个人特别可恶地议论一切人，倒好象有什么人承认他们是最优秀的人，派他们来担任全世界的审判官似的。他们嫉妒很多的人，从来也不称赞任何人，对每一个人都知道一点他的坏处。

有一回，一个年青的女人来到这个商店里，她脸蛋儿红喷喷，眼睛亮晶晶，穿一件丝绒的斗篷，上边镶一个黑皮的领子，她的脸被那块黑皮子烘托得就象是一朵美得出奇的花。她把那件斗篷从肩膀上脱下来，由萨沙把它接过去，她就显得越发漂亮了：她那苗条的身材紧紧地裹在一件蓝灰色的绸衣服里，她的耳朵上有些钻石在发亮。她使我联想到美丽的瓦西里萨^①，我相信她必是省长夫人。她受到特别恭敬的接待，他们见着她就象见着一捧火似的，不住地低头哈腰，满嘴的甜言蜜语，气都透不出来了。那三个人在店堂里东奔西跑活象魔鬼，货橱的玻璃上掠过他们的映影，倒好象四周的东西一齐着了

① 俄国民间故事中的一个女人，非常聪明，意志坚强。——译者注。



火，正在熔化，马上就要变成另一个样子，换成另一种形状似的。

可是，等到她很快地选中一双贵重的鞋，走了，老板却吧哒一下嘴，打一个唿哨，说：

“这条母狗……”

“一句话，无非是个女戏子罢了，”大店员轻蔑地说。

他们就纷纷议论这个女人的那些情人，议论她的花天酒地的生活。

午饭后，老板总是到商店后面的一个小房间里去睡觉。有一次我打开他的金怀表，在机器里滴上一点醋。我很愉快地看见他睡醒以后走到店堂里来，手里拿着那个怀表，心慌意乱地嘟哝说：

“真是意想不到的事！怀表忽然冒汗了！从来也没有出过这样的事：怀表冒汗！莫非是要出什么不吉利的事吗？”

尽管商店里的杂事很多，家里的工作也不少，我却好象在沉重的烦闷无聊中昏睡。我越来越常常暗想：我该干出一件什么事来，才能让他们把我从商店里撵走呢？

一些身上粘着雪的行人在商店门前沉默地闪过去，仿佛他们在给什么人出殡，送死人到墓园里去，可是误了时间，落在送葬的行列的后面了，于是急急忙忙，赶紧去追上那口棺材。街上的马车摇晃着，费力地爬过雪堆。这家商店的后面，教堂的钟楼上，每天响着凄凉的钟声，原来大斋^①到了。钟声象枕头那样打在人的头上：痛倒是不痛，可就是弄得人头脑麻木，耳朵发聋。

^① 基督教斋日，共四十天，在复活节前。——译者注。



有一次，我正在店门附近的一个院子里拆开一口刚刚收到的货箱，这时候教堂看守人走到我跟前来。他是个歪脖子的小老头，浑身软绵绵的，象是用破布做成的。他衣服褴褛，仿佛让狗撕破了一样。

“你，上帝的人呀，给我偷一双套靴吧，行吗？”他提议说。

我不吭声。他在一口空箱子上坐下来，打了个呵欠，在嘴上画了个十字^①，又说了：

“你偷吧，啊？”

“不能偷东西！”我告诉他说。

“可是大家都偷。你得敬重老人才是！”

他跟我四周的人不一样，这很招人喜欢。我体会到他十分相信我愿意为他偷东西，我就答应从窗子的通风口里递给他一双套靴。

“那才好，”他平静地说，可是并不高兴。“你不是骗人吧？嗯，嗯，我看得出来你不是骗人……”

他沉默地坐了一会儿，用他的靴底揉搓着肮脏的湿雪，然后点上他那个陶土的烟斗，忽然吓唬我说：

“可要是我骗你呢？我一拿到这双套靴，就立刻送到你的老板那儿去，而且说这是你卖给我的，价钱是半个卢布，那怎么样？啊？那双套靴值两个多卢布，可是你只卖了半个卢布！你把钱都买糖果吃了，啊？”

我怔住了，瞅着他，好象他已经把他应许要做的这件事做过了似的。他不住地轻声说话，瓮声瓮气，同时瞧着他自己的

① 按俄国迷信，这是为了避邪。——译者注。